



荐阅 书单



《从废园到燕园》

一手史料，百余幅图片，重构北京大学校园前身设计和建造的故事。

未名湖畔的诗意图景险些被从校园规划的蓝图上永远抹去，博雅塔“中国式外壳”的建造本是一场耗资不菲的实验。“中国建筑复兴”的号召下，对于“什么是真正的中国样式”，燕园的缔造者们争论不休，规划者和实施者的分歧贯穿始终。在这段往事中，有说着流利英语的国学大师、深爱着中国园林的异国教授、自学成才的工程师、对建筑问题负有责任的化学家，还有号称在内务府干过活的工匠……本书以一手史料、百余幅图片，再现他们的合作、争执、博弈、妥协，以及在东西文化碰撞的时代狂澜中，燕园一步一步拥有如今湖光塔影的历程。

作者唐克扬，建筑师，哈佛大学设计学博士，北京大学文学硕士。曾担任2010年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中国馆策展人，著有《美术馆十讲》《长安的烟火》《树》（与巴士曼合著）等作品。



作者：唐克扬
版本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时间：2021年1月



《苏东坡新传》

李一冰历时八年写作《苏东坡新传》，考证巨细无遗，参考了东坡文集、后人笔记等百余种历史资料。林语堂称苏东坡是一个“无可救药的乐天派”，而李一冰则再现了苏轼跌宕起伏的人生。在大文豪的标签之下，让我们看到一个生于大地上的凡人，如何用旷达的韧性去面对被贬谪构陷、虎口余生的命运。

作者李一冰（1912—1991），浙江杭州人，原籍安徽。毕业于浙江私立之江大学经济系，后留学日本明治大学经济系，陆续于新文学重要刊物发表白话散文。李一冰熟读苏轼诗作，同时整理《东坡事类》等重要书籍并编订《苏轼年谱》，历时八年，写成《苏东坡新传》。另著有《明末孤臣张苍水传》，后增补成《张苍水传》。



作者：李一冰
版本：后浪·四川人民出版社
时间：2020年7月



《文饭小品》

《文饭小品》精选知名藏书家谢其章近年所作杂文，以民国报刊收藏为主线，挖掘《天地》《大众》《良友》等民国报刊背后的故事，讲述鲁迅、张爱玲、邵洵美等民国文人的逸闻趣事，同时记叙作者的藏书经历与多年收书趣闻，书写作者对北京胡同的小考和人生见闻。作者考据扎实、文风幽默，本书所收文章大都文辞浅易而内蕴丰厚，可让读者在轻松的阅读中收获丰富的知识。书中插图多为作者私藏报刊剪影，是难得一见的独家第一手资料。

作者谢其章于北京成长，知青。二十年前转行自由作家。出版有《搜书记》《书蠹艳异录》《玲珑文抄》等二十余部文化随笔。对于民国电影和民国漫画有较深入之研究。



著者：谢其章
版本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时间：2021年1月

《天使之箭》： 爱是“造物”的本心

文伽蓝

2012年，西渡在其著作《壮烈风景：骆一禾论、海子骆一禾比较论》中阐释骆一禾的诗学观念时，引用了骆一禾《火光》中的话，“诗歌就是‘是’本身，而未竟之地在这里打开”，并就此评论道：“诗歌从根本的意义上说乃是生成的力量，那种以‘不’为言说依据和出发点的诗学，无疑都没有进入诗的真正堂奥。”也许，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，西渡开始反思从否定出发，以否定为依据的现代诗学，其中也包括他自己此前的诗学观念。在一个时期内，西渡同样将诗的否定的力量作为一种“机遇”。但是，对于西渡来说，这种否定的力量始终有其限度。实际上，爱，对人，对风景，对万物的爱，始终是西渡诗歌不变的底色。无论是他的早期诗作或是近作，都展示着诗歌的建构性，并因此生产出丰富多样的语调。在他的近作中，借助“是”的力量，诗人重新评估和认证了自我、世界以及两者的关系。在他的新诗集《天使之箭》的《自序》中，可以看到这种变化的心迹。他说：“就其源头而言，诗歌是作为‘是’的力量与人类发生关联的……这个‘是’字是对世界的肯定和赞颂，是‘我’与世界的合体与重新合体。……‘是’才是可供我们栖居的心愿之乡。人只有居于‘是’，才能居于世界。居于‘不’的人们，只能是永远的漂泊者。从另一方面讲，诗歌的‘不’也必以这个‘是’为基础。没有‘是’为指归的‘不’，是没有准星的枪，没有方向盘的车，没有心的身。”

在这本新诗集中，弥漫在西渡早期作品《一个钟表匠人的记忆》《从天而降》《旅游胜地》《在硬卧车厢》《梦歌》《十四行：反对》《秋》《挽歌》等诗作

中的“失败、悲凉……”的声音被弱化了，代之以一种具有深刻同情的温和、亲切的语调，带有“是”的“火光”所辐射的人间温度。这也意味着诗人走出了早年阴郁的地下室，来到了一个开阔的光明地带。

爱是这本诗集中反复出现的母题。“这世界上，只有爱是一种发明，教会我们选择，创造人的生活。”这是西渡在《天使之箭》一诗中对“爱”的全新阐释。“爱”是力量，也是道路，正是它引领一个天真未脱、愤世嫉俗的青年作者成长为视野清明、心智成熟、思想深邃的中年诗人。把“爱”视为诗的根性和来源，正是“是”的诗学的突出体现。然而，在表现爱的主题时，诗人并没有停留于表面化的对“爱”的讴歌与赞颂，而是致力于探索“爱”在现代条件下的可能性和实现的途径，不断扩展爱的深度、广度和厚度，并由此展示出爱的缤纷面相。在《天使之箭》，我们随处可见这样深情的表达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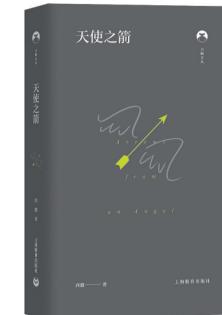
“这是人间。然而，也是我所爱的。”（《天地间》）

“人间的事愈是挂念/愈觉得亲切。胼胝是离你最近的/现实，也是你所热爱的。”（《攀云》）

“喝下去，你便拥有山水的性灵，/爱上它，你就变成另一个你”（《山中笔记（一）》）

“爱你身边的人——我冒充过来人/告诫年轻人：为幸福而随时准备/灾难却不必。幸福，需要爱人照料”（《2017年6月10日，毛洲岛》）

这些诗作无不以其动人心魄的力量彰显着西渡的“爱”的诗学。在诗人看来，与人间的种种污浊相较，“爱”更为有力：它不仅发明了“人”，是“人”的



作者：西渡
版本：上海教育出版社
时间：2020年7月

本源；也发明了“诗”，是诗的源头；不仅发明了“朴素的自然”，也发明了“精神的自我”。可以说，“爱”不仅是这一切的创造者，也是“造物”的本心：秉持创造和奉献的使命，它扶持一切，并通过生命的绿色茎管成长为催动花朵生长的力。“我一直爱着！”在诗作《杜甫》中，诗人以老杜的口吻这样表白。在一个兵荒马乱的无爱的世界上，杜甫因所拥有的爱的力量化身为时代的中流砥柱；乱流过去，帝国崩溃，时代失踪，而爱的砥柱留下，见证了伟大的精神所构筑。

诗集中引人瞩目的是一系列历史题材诗作。对这些诗，诗人有这样的说明：“也许有人会认为我是在向古典诗歌致敬，其实我是在寻回那个失去的、被遮蔽的东西。……回到音乐最初被发明的那一刻，呈现那一刻生命的知觉和感动，再现那一刻的完整的心。而那一刻，也就是此刻，你我所在的此刻。”在历史的题材里朝向此刻，朝向当下，意味把历史作为素材来处理，在当代的语境中重新发明历史，更准确地说，是透过历史发明现实。这种对历史与现实的再发明是将古人的身心与我的身心浑一，是历史与当下，古典与现代的合一。它不是对历史的简单肯定和否定，而是在批评与反思中重新发明历史中曾有的肯定力量，“对生命及其创造行动的讴歌和对太阳和光明的礼赞”，即“是”。■

《中国天气谚语志》： 每一条天气谚语都有烟火气

文禾刀

在《三国演义》的“草船借箭”一回中，眼看与周瑜约定的三天生死状期限将至，诸葛亮果然顺利“借”到十万支箭。就此，诸葛亮对鲁肃说：“亮于三日前已算定今日有大雾”。诸葛亮对天气的妙用还有火烧赤壁的“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”。每每写到这里，罗贯中常以一句“夜观天象”一笔带过，让人更觉有着神机妙算之誉的诸葛亮高深莫测。可以肯定的是，诸葛亮对天象的稔熟，来源于前人的经验。如果说诸葛亮掌握的气候知识是前人传下来的隐性经验，那么，天气谚语则是前人认识天气，摸索天气变化规律的显性经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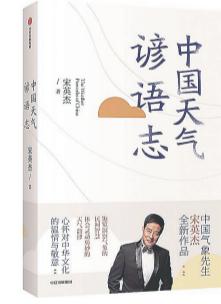
天气谚语源自生活中大家七嘴八舌地聊“天”，其中精彩的部分被记载、被检验，然后得以传世。曾经观云相雨的俗谚，虽然未必能成为现代意义的卜天之术，但那些言语有性情，有妙趣，透露着先人看待世界的思想轨迹。本书是中国气象先生、中央电视台天气预报节目主持人宋英杰的潜心之作。凭借其多年强大的专业积累和知识功底，他从气象大数据的角度，用

生动通俗的语言，梳理和解读了从古到今的气象谚语，其中不仅蕴涵着千百年来积累的民间智慧，更含有丰富的科学知识。

天气谚语在历史上曾占据重要作用。19世纪30年代，随着电报技术的发明，依托现代科学技术手段的天气预报系统正式诞生。而在此前，一个熟知并能够熟练运用天气谚语的人，很可能是一个优秀的水手，一个种植庄稼的好把式，或者是诸葛亮那样出色的军事家。那些懂得更多看天技巧的长者，往往在一地享有德高望重的尊敬地位。

宋英杰指出，“有些谚语，是几乎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所谓‘通行谚’；有些谚语，却有着离开本地便‘水土不服’的局限性”。虽然许多不同文化的谚语意思相近，但更多谚语却具有强烈的地域性。这种差别化不仅仅因为文化，而是天气特征本身使然。

在宋英杰看来，谚语最初并不一定像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么对仗押韵，只是经过文学家的一次次加工改造，谚语才变得朗朗上口，更易传播。不



作者：宋英杰
版本：中信出版集团
时间：2020年9月

过，文学本身有其自身规律，所有的改造均难免夹杂文人的“私心”。如此一来，本来只是单纯用来看天的谚语，有的渐渐改造成一语双关式的生活或者人生哲学。

殊知，能够流传至今的天气谚语，大都经过历史的千淘万洗。本书的一个亮点在于，宋英杰虽然认为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，不可避免地将一些天气谚语送进了故纸堆，但与此同时，他又觉得，人们对天气谚语的创造热情并未衰减——许多年轻人正借助网络等新兴科技手段，创新了一批脍炙人口的谚语，比如“以前，被窝以外，都是远方；现在，被窝之内，也是冰箱”。千百年后，谁能说这不会成为未来的天气谚语呢？

一言以蔽之，只要有烟火气，天气谚语就会有萌芽的土壤。■